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

予淳歇閒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  
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  
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  
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

門淨善書

而不以古今爲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  
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  
誕荒邈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  
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  
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

禪林寶訓卷第一

東吳沙門

淨善

泰七  
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羨莫羨乎德道  
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  
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

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譚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

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

譚津集

吾國不覺置幾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吉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鬪諍不顧

卷七

二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鳩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廡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

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

卷七

三

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九峯集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綿尺一書召

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

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  
于濫廝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  
雖佛祖有所不爲況其它耶先哲有言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  
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  
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  
通得之矣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譬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

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  
勢以爲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  
之患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  
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  
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  
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  
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  
林苟數可憑苟用規矩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

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預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

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卷七

四

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法惡者可以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

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鑒五常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

昔商周之誥哲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也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

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荅侍郎孫莘老書

門聰棟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

大覺曰夫爲一方王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衆尊而歸之矣與九仙謝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如石

槐都官私忿確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楚州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

卷七

五

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  
京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  
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  
存矣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貲殖等

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

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  
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  
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

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  
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  
執事乃用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  
不存其實徒衒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  
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

卷七

六

二事坦然庵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  
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  
至德夫玉貴紈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

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

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薪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

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

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乎恐終其身而背之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

卷七

七

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剥住持積怨恨怨恨橫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剥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

之惑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惑必除僥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

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

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效險詐僥倖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攬群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澤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既和則住持之道迪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

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間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

卷七

八

遐邇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汚丹艞祇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

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貌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飭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

頭當以此而自勉

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  
適臨冬莫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  
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  
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卷七

九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  
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  
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  
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

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  
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

多以已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二事坦然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因非

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

卷七

+

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

聞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還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觀。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孰否。對曰熟。祖曰太平孰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鑑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

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固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

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詭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

卷七

十一

道矣

耿龍學與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恭靈源上

演祖謂佛鑑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

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

者何啻萬倍哉

與佛鑒書見塔侍者日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

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

坦然菴集

功輔自當塗<sub>平</sub>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美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鴻無異此

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  
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巒真點胸駁味禪觀以  
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

卷七

十三

色遂能清振一時羨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  
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  
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  
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答功輔書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

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  
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  
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

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幸於名利不惑於聲

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  
必稽其所蔽於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  
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  
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

則爲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

卷七

十三

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疏升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白雲實錄

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寔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尚甚少時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羨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

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  
真哲人矣

湛堂記聞

晦堂心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

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

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俠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塔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

非也

與草堂書

卷七

十四

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

晦堂不赴鴻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

爲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

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

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

感尚暴恐爲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持黃龍爲

然先聖亦曾戒之

西漢秀雙傳化感記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亥唾掉臂也是祖師

西來意

章江集

卷七

五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羨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

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

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  
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  
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

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小大耶答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  
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  
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

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  
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  
見於顏面盡禮津逮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和尚夏居荆  
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  
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按頭瞋目  
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  
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子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歎頗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券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

卷

六

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害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主在上而賓處下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

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然否泰生害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與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與黃榮勝書

卷七

七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嘗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

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荅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品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

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明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岩真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

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

山廣錄

潘延之間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  
訓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  
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  
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

卷七

六

遠學者卑淺蓋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  
乃能窮其高遠其他敦與焉

記聞

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  
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  
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焰  
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  
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  
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  
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

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追庵壁記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

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名分汚濁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職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

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  
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  
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  
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  
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  
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  
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  
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

行則不失羨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  
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  
濟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  
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  
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  
勵志恐爲妄習所牽况夢幻不真安得爲久  
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  
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  
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

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  
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着開真淨謝而

退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與議廣疎拙無應世  
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

卷一

二

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  
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  
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  
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  
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

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贓不擾民且  
不受贓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參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  
視之顰蹙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  
以克當

李商老日步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  
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  
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  
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惺訥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

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  
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  
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  
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徧之其慎重  
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

卷

二

無不取法 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襯素纓因問侍僧  
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  
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  
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

不事服飾如此

日涉記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  
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  
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

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  
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  
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  
替用此可上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

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弃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湏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曰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

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贊疣集

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講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

禪林寶訓卷第一

卷一

三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冊